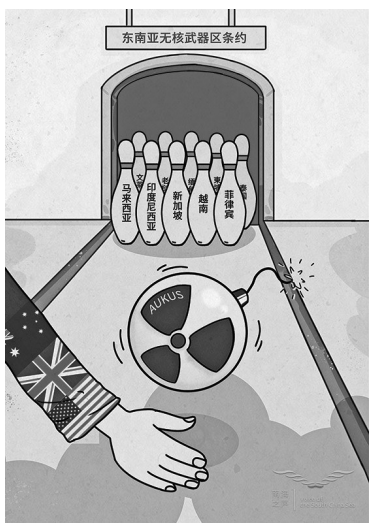
“奥库斯”，“澳哭死”？



■ 南海之声

18个月，这是“澳英美联盟（奥库斯）”正式启动澳大利亚核潜艇项目的准备期。而11月22日一份协议的签署，似乎在向外界宣示，他们朝着“远大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根据共同社的报道，澳英美三国签署的这份《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将首次允许美国和英国与第三国分享其核潜艇机密。澳大利亚防长达顿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协议将有助于澳方就核潜艇采购项目完成前期研究，并将提供一个机制，让澳方人员可以接受美英同行的培训，学习如何安全有效地建造、操作和维护核动力潜艇。

然而正如英国《卫报》的评论文章指出，“自9月16日大张旗鼓地宣布核潜艇合同以来，每天都有人质疑‘奥库斯’的最终目的，以及它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向来是反华“急先锋”的澳大利亚独立参议员雷克斯·帕特里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在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东南亚国家对“奥库斯”感到强烈不安有着完全正当且实际的考量，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就对此公开表示强烈担忧。一方面，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势必会加剧地区原本就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增加潜在的军备竞赛和对抗风险；另一方面，这个涉及8艘核潜艇的三方交易，破坏了东盟国家自1995年签署《东南亚无核区条约》以来一直致力于东南亚地区无核化的努力。更何况，美国“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南海“撞山”事故的遗患就在眼前。

澳大利亚虽表示不会违背其在核不扩散方面的国际义务，但此次核潜艇项目却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开了有核武器国向无核武器国输出核材料与技术的恶劣先例。

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开始启动针对此项目的调查工作，但根据现行的监督体系，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对美英拟向澳大利亚提供的核动力反应堆及其所需武器级核材料实施有效监管，更无法保证相关核材料及核技术不被转用于发展核武器。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也不得不发出警告，美英澳三国的核潜艇交易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效仿，引发新一轮核潜艇军备竞赛。《南华早报》的评论文章指出，“奥库斯”将自己置于多边约束和外部监督之上，无视地区国家的意见，“最终只会算盘落空”。

此外，对于这个核潜艇项目本身，专业人士也并不乐观。前美国海军资深潜艇艇长，现就职于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布伦特·萨德勒表示，“海军核动力极其复杂，很难转移到新的合作伙伴手中。”五角大楼前高级官员米歇尔·弗卢诺伊则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最大的挑战来自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项目能否在美、澳两国的历届政府中得到顺畅的推进。”事实上，澳大利亚三位前总理就一致反对莫里斯政府参与“奥库斯”，指责这是失败主义者的“卖国行为”。

一个以制造“假想敌”为目标的利益圈子，一次以“背信弃义”闹剧开场的军事交易，一场对人类生存安全的公然挑衅。如此“奥库斯”，其结局怕真的只能是“澳哭死”。

美国“民主峰会”的霸权图谋

■ 廖省：林越

百登总统自今年初上台后，为了兑现竞选时“美国优先”“重振霸权”的承诺，全盘沿袭了特朗普的“单边外交”，还把“民主人权”的“海盗旗”挥舞得更卖力了。

美国宣称将于12月9日到10日举办线上“民主峰会”，邀请名单上竟然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却邀请了中国台湾地区。公然制造“两个中国”，可见美国用心十分险恶。

俄国知名智库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科尔图诺夫刊文称，美国发起所谓“民主峰会”，是“试图将多彩的现代世界变成黑白分割的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指出，这场会议除了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感”，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没有哪种民主是万能药。世界各国在民主价值上有着共同的追求。不同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应相互交流借鉴。美国带着优越感强行输出所谓‘民主’，只能给有关国家带来动荡。”“美国自编自导充当所谓民主‘判官’，这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嘲讽，是最大的不民主。”

他强调，美国根本没有资格自诩“民主样板”。美国拉帮结伙地拼凑所谓“民主峰会”，其实质就是要复活冷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服务于自身“霸权图谋”。美方这种打着“促进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的行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能以失败告终。

中国外长王毅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策划举办的线上“民主峰会”，其本质就是在世界制造分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所谓“民主峰会”是美国打着“民主与人权”的幌子组织利益集团，以对抗那些保持战略独立、拥护公正世界秩序的国家。

中、俄驻美大使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尊重各国人民民主权利》指出，美国将在线上主办“民主峰会”，自行决定谁能参会、谁不能参会、谁是“民主国家”、谁不是，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在世界上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和矛盾，制造分裂。

白宫在线邀请11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民主峰会”，但没邀请中、俄、匈牙利、中东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这就是美国在制造分裂，要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拜登“葫芦里的药”已经很清楚了，主要是制造世界的“两元化”，让更多的国家跟随美国对抗中俄以及其他美国认为不友好的国家，彰显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此外，拜登在国内民意支持度低迷的背景下，民主党要考虑明年国会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选举的主观需求。

美国刚被列为“退步的民主国家”，哪有资格举办“民主峰会”？美国所谓的民主其实是其“私家法”，民主仅为“遮羞布”，什么是民主根本不重要，只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美国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民主”是什么？美国说什么就是什么！美国视《联合国宪章》如无物，视多边主义为无物。制造意识形态的对立、价值观的对立。美国国内践踏民主和侵犯人权呈斑斑劣迹，种族歧视愈演愈烈，在国际的恶行罄竹难书，有何资格高谈“民主人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会看穿美国的奸佞和本质。

美军在阿富汗滥杀无辜却没被清算。英国研究机构“空中战争”公布，过去20年，美军空袭造成平民死亡至少2.2万人，被杀害的平民都没有得到公理和道歉，更没有美军为他们的枉死负责。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痛批，美国在阿富汗当前局势背景下举行“民主峰会”是无耻之举。美国敢不敢让阿富汗受害者家属到“峰会”上发声？

美式“民主样板”在阿富汗轰然倒塌，美国却大张旗鼓操办“民主峰会”，让世界看清：美国向海外兜售的“民主”，不过是军事干涉的幌子；它所邀请的参会者，不过是为这场“假促民主、真搞分裂”闹剧精心挑选的配角。阿富汗人权学者向美国喊话：“你的民主峰会最好邀请阿富汗人民。你无权用我们的鲜血与黑暗的未来庆祝民主！”

中、俄、印三国外交部长近日通过线上视频，举行了第十八次会晤。会谈关注当前国际日益严重的新冠疫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后续经济的发展。还提到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带来的危害。会晤上对于美国“民主峰会”的解读，让许多国家感到非常痛快。

三国发布联合公报，戳穿“民主峰会”的虚伪，让美国认识民主是什么。三国将在全球防疫相互支持，这对美国在疫情的无为是极大讽刺。白宫对防疫忽视民主，使美国的国际形象一跌再跌，而白宫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其国内环境混乱和社会事件的频发。

评论称，美国召开“民主峰会”除了霸权图谋，还别具用心，就是要发起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但这个图谋决不会得逞，因为：“美国不是上帝，左右不了这个世界。”

叩问存在的生命之思

——评狄欧《贝壳》

■ 中国：马峰

大千世界，万物有灵，生死更迭，轮回不息。人类在跌宕起伏的生命旅程中可以把握自我、反思自我、超越自我，那么贝壳的生命旅程又会如何演绎？狄欧是一位擅于理性反思的诗人，他的小诗《贝壳》借物发微，蕴蓄了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层多元思考。

全诗仅十二行，并无明显分节。按其诗题寓意的递进脉络，不妨划分为三节。开首三句“命中注定，潜伏于茫茫海底/存在的定义是什么？/茫然无知”，可以归入第一节。该节欲扬先抑，主体（贝壳）尚未登场，而是以设问方式发人深思。在具体物象的微观凝视之前，先行抛出了宏大抽象且略显沉重的存在议题。从生命存在的价值维度来看，隐去主体的非具象化操作，反而赋予超出个体的普泛力度。就生命存在的空间维度而言，倘若将“海底”置换为“世间”，其借物喻人的生命反思意图更加不言自明。

在一番铺垫过后，诗人破题的核心便是中间四句，也即第二节“拥有一袭诱人的外衣和美名——贝壳/似宝贝般的壳子/从不曾在乎壳里血肉之躯/蕴藏的灵魂和情感的负荷”。当“贝壳”出场，它因“壳（壳子）”而“贝（宝贝）”的外在光鲜，它剔除血肉之躯的内在缺失，无不指向其自身存在的茫然与无知。“灵魂”与“情感”的精彩嵌入，再度剖视“外在”对“内在”的漠视，由之也就凸显出贝壳的徒有其名，只求“外在美”的价值取向顺理弱化了存在意义。如果转换人类视角，对存在定义的内外尺度无疑将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标准，而诗人期待的存在指归显然是内重于外。

末节是贝壳一生的浓缩剪影，经过不断的生命追问，而后一派风轻云淡，存在定义也随之发生陡转，“当浪潮卷起/待毙于洁白沙滩/任阳光燃尽，发出熠熠光辉/光泽的外衣，引来有心人拣起/如获至宝地将它珍藏。”贝壳的生命旅程起于茫茫海底，它的最终归宿理应寄望于此。然而，它却宁愿爬出海底的深暗，以生命代价选择沙滩的洁白，并任由阳光燃尽血肉，也要发出耀眼光辉。于是，“外衣”不再是单纯的躯壳，而是幻化光泽的灵肉一体。当幸遇“有心人”，由“贝”变“宝”，而“珍藏”何尝不是生命永恒的别样存在？或许，于物而言，存在的定义不仅在于自我理想的价值实现，还在于装点他人（知音）的献身精神。

那么，在茫茫人世间，存在的定义又是什么？狄欧已用自己的一生给出了靓丽答案，热情似火地拥抱生活，真诚爽朗地结朋交友，不知疲倦地奉献光芒。他是现实理想兼顾的行者，是感性理性兼备的文人，匆匆离去却留下且诗且歌的翩翩形影。

2021年7月21日

附：狄欧《贝壳》

命中注定，潜伏于茫茫海底
存在的定义是什么？
茫然无知
拥有一袭诱人的外衣和
美名——贝壳
似宝贝般的壳子
从不曾在乎壳里血肉之躯
蕴藏的灵魂和情感的负荷
当浪潮卷起
待毙于洁白沙滩
任阳光燃尽，发出熠熠光辉
光泽的外衣，引来有心人拣起
如获至宝地将它珍藏。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

土生华人与爵士乐（19）

艾尔弗雷德D·迪科阿鲁（ALFRED D. TICOALU）

桑迪·维纳尔达（Sandy Winarta）

其他年轻的爵士吉他手还有约翰纳斯·拉迪安多（Johanes Radianto）。起初他在三宝垄自学弹吉他，后来去荷兰上学。从克劳斯亲王音乐学校（Prince Claus Conservatoire）和考宁克里克音乐学院（Koninklijk Conservatorium）毕业后，他便回到印尼，开始了他的职业音乐家生涯。拉迪安多（Radianto）为了施展自身才华，与多个乐队进行合作表演。他与达尼·莎（Dhani Syah）（钢琴家）和艾尔法·朱尔罕（鼓手）一起组建了绿色计划乐队（Groens Project）。这个乐队的名字由来是基于他们三人的背景：他们都曾在荷兰的格罗宁根（Groningen）学习音乐。后来一位名叫多尼·孙佐约（Donny Sundjoyo）（贝斯手）的新成员加入，这个乐队改名为“男生四重奏（The Jongens Quartet）”。这个乐队录制了一张专辑《男生四重奏》并于2013年发行。拉迪安多和多尼·孙佐约一起组创了一个项目，取名为“钢琴吉他双重奏”（Duo Piano dan Gitar）。2013年，他与艾法·朱尔罕和凯文·尤苏亚一起新组建了乐队约翰尼斯·拉迪安多三重奏（Johanes Radianto Trio）。拉迪安多（Radianto）也热心从事教育事业：现在他在印尼音乐学院和苏曼音乐学校（Sjuman School of Music）教书。前不久，拉蒂安多和几位同事们一同录制了几首陈埔毕的歌曲并由罗迪·苏里亚担任制作人。他希望这个唱片在近期内尽快正式发布（邮件通讯，罗迪·苏里亚，2013年5月20日）。

还有一个也是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并在印尼发展的是波比·李米贾亚（Boby Limijaya）（钢琴手、电子琴手）。他10岁时就开始学习电子琴。但是他真正开始认真地学习弹钢琴是在他高中毕业后。他在希望大学学习古典钢琴并师从安迪·威利安托诺和格伦·道纳（Glen Dauna），学习爵士钢琴。毕业后，与歌手安迪恩（Andien）一同表演的几年里，他都负责弹电子琴。2008年他去了伯克利学习爵士乐并成为了一位爵士乐编曲和作曲家。一回到印尼，他就开始在多个场合进行表演，包括爪哇爵士乐节。在布达佩斯爵士乐团（Budapest Jazz Orchestra）支持的“波比·李米贾亚8号角（Boby Limijaya 8 Horns）”项目下，他出版了一张专辑，叫《旅程》。

另一位也开始接触管弦乐作曲的印尼人是利奇·利奥纳迪（Ricky Lionardi）。他刚开始其实是一名吉他手。从伯克利音乐学院（Berklee）毕业后，他便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作曲编曲上面。他也接了许多与电影配乐有关的工作，还担任唱片制作人。此外，他也是利奇爵士管弦乐团（Ricky Lionardi Jazz Orchestra）的队长。

桑迪·维纳尔塔（Sandy Winarta）是当今印尼最活跃的鼓手之一。从澳大利亚音乐学院（Australia Institute of Music）毕业回来后，他立刻投入到了爵士乐中。他与W/H/A/T乐队一同合作，队员有斯利·哈努拉伽（钢琴家）、利萨·艾尔沙德（Riza Arshad）（电子琴手）和英德拉万·陈（贝斯手）。这个乐队出版了一张名叫《无言》的专辑。维纳尔塔和英德拉·列斯马那（Indra Lemana）、巴利·卢古马胡瓦（Barry Lukumahuwa）（贝斯手）一起组建了LLW乐队。他也与其他音乐家、乐队一起合作表演过，包括德瓦·布加纳、卡玛三人组乐队（Karma Trio）、萨利马诺克乐队（Sarimanouk）、比图拉斯大乐队（Pitoelas Big Band）和桑迪·维纳尔达四重奏等。他也在印尼达雅音乐学院（InstitutMusik Daya Indonesia）教书。

另一位如今也身在印尼并颇有成就的土生华人鼓手是叶萨亚·维兰德“艾查”·苏曼特利（Yesaya Wilander “Echa”Soemantri）。音乐对他来说并非遥不可及，因为他爸爸威利·苏曼特利（Willy Soemantri）是一位吉他手和编曲家。由于有过人的天赋，他两岁半的时候就会打鼓了。天资聪慧的他因此成为了许多音乐家、乐队的首选，比如因德罗·哈尔佐迪科罗& 手指乐队（Indro Hardjodikoro & The Fingers）、埃尔文·古塔瓦管弦乐团（Erwin Gutawa Ochestra）、德利森乐队（Trisum）、阿卜杜& 咖啡理论乐队（Abdul & Coffee Theory）、顿比乐队（Tompi）、多巴迪乐队（Tohpati）和格伦·弗莱迪乐队（Glenn Fredly）等。他也和上述音乐家们一同合作出版了相应唱片和专辑。除了爵士乐和流行音乐，苏曼特利也从事心灵音乐方面的工作。在他父亲的协助下，他得以在他爸爸的音乐学校威利·苏曼特利音乐学校（Willy Soemantri Music School，简称WSMS）里的艾查打鼓中心（Echa DrumCenter，简称EDC）以独特的教学方式进行打鼓教学。

当许多音乐家纷纷到雅加达发展自己事业的时候，亚松·古纳万（Yason Gunawan）（吴丰福/ Go Hong Hok），一位萨克斯管吹奏家和钢琴家仍坚持留在泗水发展。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卡比兰诺学院（Capilano College）研修完爵士乐后，亚松返回到泗水从事音乐。他和陈本尼（Benny Chen）一起组建了C&G计划乐队（C & G Project），定期举行“爵士遗产”（Jazz Legacy）音乐演出。除了在录音工作室里工作，他还建立了亚松音乐学校（Yason Music School），担任一名老师。当本文正在撰写过程中，亚松正在建一所规模更大的音乐学校。这所学校里将会有一个表演厅，供学生们演出以便积累公众场合表演的经验。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